

元人文集 上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遺山先生文集

十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

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
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
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
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頽圯
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
斂於民故難為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
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

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用不奔走從事以貴
以力迭為伙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藏事黽勉
朝夕罅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湯沐
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為禮殿為賢無
為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性薦之厨而先
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為師
資講授之堂為諸生結課之室為藏廩庖湍者次
焉高明堅整營連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
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習子漸禮讓之訓人
士修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為可見矣既丁酉

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為記以
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為仁義禮知出於天性其
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
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師而開牖
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
代皆有學而周為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
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
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
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
為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為之

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
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礼樂御書數淫言詖行凡
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
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為
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
有著優柔饜飮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
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若非過論也或者以為井
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
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

道以平治天下 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黷鋤而德色取箕箒而諛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淪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興禮僅出綿蕝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斷珣為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為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况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

遺山先生文集

十

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絕業
舉大常之隆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
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
塞不流雖有必至癯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
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
綫獨吾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樂
為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
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

頃以贈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
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
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
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
齊都大名徙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
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為聖作者不預焉齊已
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
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
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万公蒲國侯
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

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
崇建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
之漸今嗣侯蒞政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
飭文事以贊乂安長治之盛敢不罷勉朝夕以效
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
且逼近闌闌湫隘殊甚非絃誦所宜乃卜府東北
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 朝庀徒

歲事上力偕作首勑禮殿堅整高朗視大邦君之
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袞鄒兗兩公及十哲列坐
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為賢廊七十子及二

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于
齋館庖福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
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
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
官王磐署鄉先生康驊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
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
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
歸尋被詔搜索礼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礼
直官歌工之屬備鍾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
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乃八

月丁卯侯率寮屬諸生舍菜于新宮玄弁朱衣佩
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
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為衣
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
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頻還
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
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
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姐豆之事固
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厚件
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鳴

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
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為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
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
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
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為教者
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于教乎何謂政古
者井天下之田黨庠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
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
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嘗見于設施而
去焉為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誠行

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
揖讓酌酢升降出入于礼文之間學成則為卿為
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
猶為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
如此庶頑諛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記
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弃
之為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
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
廢縱惡若崩時則為揣摩為捭闔為鈞距為牙角
為城府為奔援為谄諂為龍斷為捷徑為會墨為